

中国特种兵

CHINA
SPECIAL FORCES

纷舞妖姬
—著—

之 特别有种

从新兵到老兵，从老兵到兵王，
从兵王到兵王之王

他们就像是国家战略武器库里的核弹头，
最大的意义不是走出国门参战，而是告诉别人——
中国也拥有可以转战千里，
于千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特种部队！



中国特种兵 之 特别有种

CHINA
SPECIAL FORCES

纷舞妖姬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特种兵之特别有种 / 纷舞妖姬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6.6
ISBN 978-7-5057-3691-7

I. ①中… II. ①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2318号

| | |
|----|-----------------------------|
| 书名 | 中国特种兵之特别有种 |
| 作者 | 纷舞妖姬 |
| 出版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发行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经销 | 新华书店 |
| 印刷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
| 规格 | 635×965毫米 16开 21印张 339千字 |
| 版次 | 2016年8月第1版 |
| 印次 | 2016年11月第2次印刷 |
| 书号 | ISBN 978-7-5057-3691-7 |
| 定价 | 38.00元 |
|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
| 邮编 | 100028 |
| 电话 | (010) 64668676 |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82069336





-目录-
CONTENTS

- 1 -

第一卷 天职 ☆ 001-060

- 第一章 - 001 - 夜半炮声
第二章 - 008 - 警察天职
第三章 - 012 - 缅甸赌场
第四章 - 018 - 丛林战争（上）
第五章 - 022 - 丛林战争（中）
第六章 - 026 - 丛林战争（下）
第七章 - 031 - 生与死的回响
第八章 - 037 - 始皇（上）
第九章 - 044 - 始皇（下）
第十章 - 048 - 白起
第十一章 - 056 - 回归

第二卷 勇士魂 ☆ 061-149

- 第一章 - 061 - 噩梦（上）
第二章 - 067 - 噩梦（中）
第三章 - 071 - 噩梦（下）
第四章 - 075 - 花生恐惧症
第五章 - 081 - 邪门歪道
第六章 - 088 - 忍者传说（上）
第七章 - 093 - 忍者传说（下）
第八章 - 098 - 魔法师的世界
第九章 - 102 - 小草
第十章 - 109 - 两年
第十一章 - 111 - 苦水村
第十二章 - 114 - 姐夫
第十三章 - 119 - 疯狂杀意
第十四章 - 122 - 教练弹
第十五章 - 126 - 断金碎玉
第十六章 - 133 - 我想飞上更广阔的天空
第十七章 - 138 - 第六特殊部队
第十八章 - 141 - 恩怨情仇
第十九章 - 144 - 何谓军人

第三卷 初入军营 ☆ 151-329

- 第一章 - 151 - 离家
- 第二章 - 155 - 雷达
- 第三章 - 158 - 丧尽天良变态强
- 第四章 - 162 - 新兵连（上）
- 第五章 - 165 - 新兵连（中）
- 第六章 - 170 - 新兵连（下）
- 第七章 - 178 - 整死你们没商量
- 第八章 - 183 - 全师公敌
- 第九章 - 189 - 女神艾干雪
- 第十章 - 196 - 放羊连（上）
- 第十一章 - 204 - 放羊连（中）
- 第十二章 - 213 - 放羊连（下）
- 第十三章 - 219 - 放羊者到此一游
- 第十四章 - 227 - 冰天雪地
- 第十五章 - 234 - 生与死的回响（上）
- 第十六章 - 238 - 生与死的回响（中）
- 第十七章 - 244 - 生与死的回响（下）
- 第十八章 - 250 - 何谓军魂
- 第十九章 - 254 - 选择
- 第二十章 - 263 - 再见，老兵（上）
- 第二十一章 - 268 - 再见，老兵（下）
- 第二十二章 - 274 - 临时应急小分队（上）
- 第二十三章 - 285 - 临时应急小分队（下）
- 第二十四章 - 292 - 资深对特种
- 第二十五章 - 298 - 新年礼物
- 第二十六章 - 307 - 超能力战士
- 第二十七章 - 316 - 何谓特种兵（上）
- 第二十八章 - 322 - 何谓特种兵（下）



第一卷
天职
—001—

第一章 - 夜半炮声

时钟的指针，刚刚跳过凌晨四点三十分，辛苦工作一天的人们，正在呼呼大睡，虽然距离起床时间还很长，但是时值六月中旬，白天长夜晚短，深暗的天空中，已经透出一丝鱼腹般的惨白，将黎明前的黑暗映衬得更加深沉。

放眼望去，整个上东村中没有一丝灯光，仿佛一切都陷入沉睡中，只是偶尔隐隐传来一声犬吠，旋即又安静下去。只有熟悉这里的人才会知道，这并不是因为村民晚上都不使用电灯，而是每一家都在窗户上安装了三层遮阳布窗帘，还有的人家，索性直接在窗户部位安装了拥有滑动轮的日式木门，将光线彻底阻隔在室内。

在村子后面的山脊上，安装了几十台小型风力发电机，它们随着山脊起伏，拉成了长长的一条长龙，在夜风

的吹拂下白色叶片徐徐转动，在源源不断创造出清洁电能的同时，也为这个其貌不扬的山村，增添了一丝西方城镇的时代感；而萧云杰脚下这条修得工整而宽阔的柏油面马路，更是将村子与外界的主干道连接在一起，将中国政府宣传的“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发扬得淋漓尽致。

打量着村子里，那些模仿别墅建造的两层、三层小楼，萧云杰脸上露出一丝讥笑，他将警车停到距离上东村五百米的位置，蹲在地上从香烟盒中取出一支烟，再从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将香烟从中扭断，把烟丝都放到了纸上，用手指微搓，旋即一支纺锤形的“大炮”就出现在萧云杰手中。

萧云杰今年三十二岁，是本市刑警队队长，一百八十二公分的身高，说不上鹤立鸡群，但是长期坚持高强度体能锻炼，却让他拥有了猎豹般敏捷的身手和优美的线条，浑身上下张扬着野性与恣意。还有他那双因为职业关系，显得过于敏锐和深沉的眼睛，让他总是能在不经意间，轻而易举地挑动怀春少女的心怀。

只可惜……这位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有三大特殊爱好让他至今未婚，而且连女朋友也没有。第一，工作时没有半点形象，总会蹲在地上，不止一次被媒体记者拍到，被戏称为“懒汉队长”；第二，只抽自己卷的“大炮”，别人递过来的香烟一概不接，而且只用蜡梗火柴点火；至于第三条，你只需要知道，这位萧大队长的绰号是“卑鄙无耻太牛皮”，得罪的人太多，谁敢做他女朋友，就会收到恐吓信若干就行了。

至于萧云杰自称的，有一个从小就暗恋的女神，非她不娶的宣言，大家也只是当一个笑话听听。

没有过滤嘴的大炮几口就吸到了底，最后再狠狠吸上一口，萧云杰终于站起来，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大麻雷子，这枚在过年时才能看到的大麻雷子，外表包着一层红色的纸皮，看起来竟然比鸡蛋还要粗，将烟屁股凑到引信上，亮丽的火花随之开始闪烁，直到引信即将燃完时，萧云杰才猛地一扬手将麻雷子狠狠抛向远方的上东村上空。

轰！

在一片寂静的暗夜中，在空中划出一条优美弧线的大麻雷子，在十五米高空轰然炸响，那股沉闷的轰鸣，吓得村子里上百条狗同时惊醒，它们连究竟发生了什么

都不知道，就一起开始放声狂吠。

在狗们的集体躁动下，就连村民们在家里养的鸡啊、鸭啊、鹅啊什么的，也开始不甘落后地仰颈高歌，几秒钟前还沉浸在黑暗与沉睡中的山村，在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有闹市之闹、红火之火的午夜梦回档《动物世界》。

萧云杰丝毫没有半夜扰人清梦后的惭愧，他从车里拿出一个拥有微光夜视功能的望远镜，同时在心里默默数着：“三十，二九，二八……”

当萧云杰数到十五的时候，通过望远镜可以看到一些黑影从院子里翻墙而出，这些身影一个个动作利落，对四周环境更是了如指掌，在萧云杰把三十秒钟数完时，整个村子的街头小巷，到处都是撒腿飞跑的身影，粗粗计算下来已经超过百人大关。

就算是到了这个时候，整个村子里依然看不到一丝灯光，一百多号人在黑暗中高速奔跑，却几乎没有产生碰撞，他们仿佛经历过上百次演习，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跑位，他们就像是退潮时的海水，从四面八方涌出，转眼间就汇聚到同一个方向，一起逃进了村子后面的大山。

萧云杰将望远镜丢回汽车，就在准备离开时，路边一个用砖头水泥砌成的宣传牌吸引了他的注意。这个牌子刚刚砌起来不太久，如果萧云杰没有记错的话，他昨天晚上来放麻雷子时，牌子上面还是空着的。

宣传牌上有人用红色颜料，写了一行大字：上东村诚挚欢迎高素质、高学历人才加入，大专学历嫁入本村者，每月可领补助五百元；本科学历嫁入本村者，每月可领补助一千元；硕士学历者，每月可领两千元，可进入村委会工作；博士学历及以上者，每月可领三千元补助，并可享受分红福利，孩子出生后，优先分配土地。

看着这样一个集征婚和人才招聘于一体的广告宣传，萧云杰只觉得喉头发痒，“呸”的一声在上面吐了一口浓痰。

就在他坐到驾驶席上开着汽车时，远处有人手里拿着一个手电筒，一边挥舞着向他打招呼，一边快步跑了过来。

这个能在一分十五秒内就穿好衣服，并在萧云杰每次放麻雷子都会随机更换位置的情况下，仍能迅速判断出萧云杰的具体方位，并在他离开前一路跑过来的人，就是上东村的村长裴国方。

裴国方今年四十多岁，长着一张貌似忠厚的脸，往人面前一站未语先笑，脸上的真诚与质朴，让你很容易对他产生好感，他身上穿的衣服，更是五十块钱一件的地摊货，怎么看都是绝对亲民加朴素。

“萧队，萧队，请等一等……”

裴国方人还在两百米之外，就扯开嗓子喊了起来，萧云杰没有走，只是下了汽车，又蹲到了地上。

这可是公安局刑警队队长，套在戏文里，可是个有点实权的角色，就算现在只要警灯一开，就可以横冲直撞，怎么做人就这么不讲究，不管遇上谁都先地上一蹲？！

在心里腹诽不已，裴国方却只能老老实实蹲到萧云杰身边，习惯性地从口袋里取出一支软中华，递向萧云杰在空中转了一圈却叼到了自己嘴上，人家萧队就喜欢自己卷“大炮”抽，他再想巴结对方，也实在做不到厚着脸皮学萧云杰的样子去扭香烟取烟丝。

一个嘴里叼着香烟，一个嘴里叼着“大炮”，蓝色的烟雾随之在空中袅袅升起。

萧云杰天天晚上跑过来放麻雷子，就算是晚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裴国方的脸上有两个醒目的黑茄花，他脸上满是苦笑：“您连续半个月过来放麻雷子，一会儿凌晨两点，一会儿三点，一会儿又四点，行动飘忽难以捉摸，整得我们上东村鸡飞狗跳，别说是人，就连母鸡都不怎么下蛋了。萧队啊，您行行好，放小弟一马成不？”

“唉，不是兄弟我不体恤，实在是职责所在，不得不如此啊。”

萧云杰的神情比裴国方更加认真，七情上脸，道：“你们上东村家家户户偷车，弄出一个远近闻名的‘偷车村’，偷盗、再加工、运输、销售，已经成为一条龙产业也就算了，现在还弄了个网络销售，是不是太张扬了点？这些事，本也不归我一个刑警管，但你是闲得没事干了，还是港台黑社会电影看太多了，还非要弄个全村学武，你自己说，这小偷学了武术，不变成强盗，还能变成啥？”

一提起全村学武，裴国方也是嘴里发苦。

就是在前年他在村子里选了八名十二到十六岁的孩子，由村委会出钱，把他们送到了河南少林寺学艺。一年后八个孩子艺成归来，裴国方又让这八个孩子为“教

头”，对全村老少爷们儿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学武运动。

裴国方本意当然是好的，想要通过学武，让全村的男人磨砺出坚韧的意志，树立面对困难不屈不挠的作风，甚至他在宣传牌上写的“招聘+征婚”广告，也是想要转变本村人的人品素质。

一个盗车村，还提素质，本身就是一件让人笑掉大牙的事情，但是裴国方却在努力做着，但是一些不可控，甚至是事先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就那么突然蹦出来了。

“村长，俺真不是故意的。当时俺还在解锁呢，那小子突然跳出来，手里还拎着一个比鸡蛋还粗的大棒子，对着俺脑袋就拍。俺当时真的被吓了一大跳，顺手就给他来了一个过肩摔，又猛地跪倒，对着他的胸口来了一记‘铁膝盖’，他胸口里传来‘咔嚓’‘咔嚓’两声，不知道咋的就躺在那儿不动了……”

一想起村子里那个吓得脸色发白的半大小子，向自己一五一十汇报当时发生了什么事说的话，裴国方就欲哭无泪、欲语还休，他相信这个小子并不是刻意去伤人，但是毕竟学过武术，面对突发事件，这保护自己的本能，就让他直接从小偷升级为强盗，而且还是在偷窃过程中，把失主打成了重伤，胸口肋骨直接断了三根！

就算是为了让村民们保持“凝聚力”，他这个盗车村村长也得咬牙死挺，还好，那小子接受过村子里的专业培训，知道哪儿可能遇到摄像头，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不让自己的脸被拍下来，只要他们能硬撑住，公安局刑警队总不能把他们全村人都关进去吧？！

只可惜，他千算万算，没有算到自己引出了萧云杰这尊绰号“卑鄙无耻太牛皮”的大神！

萧云杰一脸同情地望着裴国方：“你也别怪我出损招，实在是你把上东村打得太过滴水不漏，你们家家户户养狗，形成了一个五百米直径的生态防护网，无论我们从哪个方向接近，都逃不过狗鼻子，狗一叫人就跳墙跑，村子里那些小子，被你训练得一个个活像是特种兵，那动作利索得让我看了都头皮发麻，硬是有了一种鬼子进村的感觉，厉害，佩服。”

面对萧云杰的夸赞，裴国方真的不知道应该是哭还是笑。

“萧队，”裴国方打量着萧云杰的脸色，小心翼翼地低声开口了，“您怎么才

能高抬贵手，放上东村一马，开个价成不？”

“行啊。”

萧云杰的回答干脆利落得要命，丝毫没有那些贪官们面对陌生人时的小心谨慎：“你拿三百万来，我掉头就走。”

“太好了，三百……万？！”

裴国方脸上刚刚扬起一丝果然如此的笑容，就凝滞成了石化状态，那种表情，看来说不出地好笑。愣了好半晌，裴国方才如梦初醒，三百万，他没听错吧？！

他们是远近闻名的盗车村没错，但是想想看，偷一辆电动车能赚几个子儿？现在一般点的电动车在专卖店什么地方，才卖一两千块，好一点的，三四千块，他们偷过来，首先得对电动车进行维护加工，把坏的地方补补，缺零件的地方添添，总之要让车主站在车面前都不敢确认这是旧车，修得够漂亮，也能卖个好价钱，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二手货，又没有发票证明来源，价格肯定要大打折扣，再加上销售成本，平均下来一辆车能赚个四五百，就足以让他这个村长眉开眼笑。

三百万，想要满足这位队长的胃口，他们全村人就得先偷上一万辆电动车！

“萧队，您看……”

裴国方刚开口，萧云杰就沉下了脸：“怎么，看不起我？”

裴国方拼命摇头：“不是，不是，我哪敢看不起萧队，实在是没那么多钱。”

发现萧云杰的目光落到路边那个刚刚写上内容的宣传牌上，裴国方真的在叹了口气了，宣传牌上的内容，还是他这个村长起草的，但是亮出这样一份“征婚广告”时，他心里也清楚，盗车村声名在外，没有哪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会愿意嫁到村子里来，他写出这东西挂在外边，其实就是想为村子做一个广告，让大家知道，他们村子注重素质教育，愿意千金买骨地从娃娃抓起。

谁想，就这样一个宣传牌，就让萧云杰认为他们村子有钱，大大地有钱，所以才狮子大开口？

“萧队长，这是广告，广告！”

裴国方自己在打着自己的脸，那种屈辱的感觉，让他难过得想要吐血：“您半夜打开电视机看看，那些一侃就能侃上半小时的广告，哪个不是九分吹一分真，有的甚至连一分真都没有！您不会真的信了我们写在牌子上的玩意儿了吧？”

“噢，”萧云杰理解地点了点头，他对着村长勾勾手指，“过来点，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等到裴国方凑近后，萧云杰在他耳边低声道：“实话告诉你，我当了这么多年公安，还是第一次收贿，这头一遭，总得多拿点吧，你说是不是，老板？”

裴国方愣住了，他的外表还算镇定，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已经轰轰烈烈同时跑过了一万头草泥马。

“其实我也知道，我要的是多了点。”萧云杰脸上满是理解，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要不这样，我们先等等，等我身价降下来，那时候我再来找你，差不多意思意思给点就行了。在此之前，我继续半夜来放鞭炮，你们继续练习跳墙跑大山，如何？”

裴国方差一点儿当场给萧云杰跪了，看着萧云杰那似笑非笑的脸，他终于明白，这位“卑鄙无耻太牛皮”队长先生，为什么在见人时总会蹲在地上。估计聊着聊着，被他气得恨不得当场给跪了，再让人从旁偷拍几张相片发到互联网上，利用“网络暴民”把他名声彻底整臭的人，绝不是少数。

蹲在地上和人谈工作，看起来是不怎么威严，甚至是有那么一点点折损公安形象，但是就算有人往他面前一跪，无论从哪个角度抓拍，都有着一种“你跪我也跪”的公平味道，能防火防盗防偷拍到这种程度，也真不愧是刑警队长了！

“萧队，我屌了。”

裴国方诚心诚意地对着萧云杰竖起一根大拇指：“我明天一大早，就让打伤人的小子去公安局报到，您老人家让他至少能弄个投案自首成不？”

萧云杰不置可否，发现他的目光盯在那块宣传牌上，裴国方立刻站起来，从地上抓起一块石片，用力刮着上面的字：“在我们摘掉‘偷车村’帽子之前，我再也不发这种广告了，免得真把好人家的闺女给骗进来祸害了。”

萧云杰笑了，他终于站了起来，这场村长和队长之间长达半个月的对抗，也算是进入了尾声。

“汽车，你们不敢偷，偷了也处理不了，所以只敢偷电动车，但是你想过没有，骑电动车的人，有几个是有权有势的，又有多少是靠上班挣死工资的打工仔？”

熟悉萧云杰的人一定会感到惊讶，因为他很少这样认真地对人说点什么：“你

们偷一辆车，能赚四五百，人家丢一辆车，重买就得两三千，说不定得几个月省吃俭用，甚至得回去向自家老子伸手！而且人家车子被偷了，哪个不会站在那里，先把你们祖宗十八代骂上一遍？你们偷了这么久的车，也应该赚到钱了，带着相信你的村民，趁早转行做点正当生意，给自家积点阴德吧！”

裴国方呆呆地望着萧云杰，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终于相信，萧云杰天天大半夜不睡觉跑到这里丢麻雷子，不是为了敲诈勒索，也不是为了破案立功升官发财，他是认为上东村做错了，他就是要在上东村错得更多更厉害之前，从偷车村变成抢车村之前，强行把他们给按回去！

他是一个……好警察。

“砰！”

裴国方突然双膝一屈，重重跪倒在萧云杰面前，嘶声叫道：“萧队长，救命啊！”

已经准备登上汽车的萧云杰看到这一幕，他的脸色沉了下来，却没有像平时那样立刻蹲到地上，他走到裴国方面前：“站起来说话！”

萧云杰的声音并不高，但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这句话所蕴含的分量：“身为人民警察，就应该为人民服务，我知道你听我说这句话，心里也许会感到好笑，但是在我看来，逼得一个平民跪在我面前求救，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这都是一个警察最大的失职！”

第二章 - 警察天职

凌晨五点三十分，天已经透亮，夏季的清晨，总是来得比平时早。

市刑警队成员匆匆赶到会议室，会议室里烟雾缭绕，萧云杰在烟雾中静静而坐，只有他嘴里叼着的那根“大炮”，烟头部位在忽明忽暗。

萧云杰把只抽了一半的烟头狠狠按进烟灰缸，又取出一支香烟，这一次他没有再把香烟扭开做成“大炮”，直接将香烟塞进了嘴里点燃，看到这一幕，刑警队的队员们都不约而同地放轻了脚步，一个个小心翼翼地坐到了属于自己的会议桌上。

人已经到齐，萧云杰没有开口说话，只是取出一只拥有录音功能的智能手机，点开其中一个音频文件。

音频文件被打开后，有着十几秒钟的沉默，刑警队员们正在猜测时，“啪”的一声脆响，从手机扬声器中传出，中间掺杂着一声压抑的低哼。

就是这么两个小小的音符，就让见多识广的刑警们得以确定，萧队连夜把他们召集起来，是发生了大案，一场以绑架勒索、伤害人质为主的大案！

电话彼端又沉默了大约十秒钟，凄厉的惨叫突然响起，也许是对方故意把话筒送到了人质嘴边，这一场惨叫显得分外凄厉刺耳，就连人质疼到极点拼命挣扎时，四肢和绳索摩擦的声响都听得清清楚楚。

“你们是谁，你们对我儿子做了什么？”

裴国方绝对是一个人物，在儿子失踪，有人突然打过来电话后，他不但在第一时间选择了录音，更努力让自己保持镇静，试图在可能出现的谈判中掌握一点点优势，只可惜，父子连心，他再睿智，在儿子受到最残酷的虐待时，他所有的心理防线都被打破了。

“他哭了。”

在电话彼端，一个略带云南一带方言的口音说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声音清楚地传了过来：“我刚刚下令，剪断了他一根手指，他现在哭得很厉害，看来他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勇敢。”

裴国方的呼吸声一下急促了起来，就算看不到他当时的样子，听着话筒里传出来的“咔咔”声，也知道他当时几乎咬碎了牙齿，如果那个下令伤害他儿子的男人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猛扑上去，用牙齿直接咬碎对方的喉咙。

但是双方只是在电话中沟通，所以裴国方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

“不愧是盗车村的村长，这份冷静自制，真的好棒。”

男人的声音彬彬有礼，就像是一个出身高贵、受过高等礼仪教育的绅士，无论是语气、语调，还是用词，都完美得无懈可击：“第一次打电话，总是会有人在我耳边发出尖叫，那声音真是刺耳极了。还有些女人，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还忘不了咬牙切齿地威胁，说做鬼也不放过我，弄得大家根本无法顺利沟通，我就只能让人再剪断他们儿子的一根手指，来营造沟通环境。如果人人都能像裴国方先生您这

样，我相信对大家来说，都更好。”

裴国方在深深地吸着气，他的声音低沉而嘶哑，还带着一丝颤抖：“说吧，要多少钱。”

“这里我要做一个小小的更正，不是我们找您敲诈勒索，我们也不是劫匪，我们只是要回您儿子欠我们的钱，正所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就算他是盗车村村长的儿子，也不能因此而免单，您说是吗，裴国方先生？”

裴国方还没有说话，电话彼端就传来了他儿子混合着哭意的声音：“我没有欠他们钱！我是看了他们的招工广告，到缅甸来打工赚钱，当天晚上非要我们下去一起玩扑克，第二天突然就对我说欠了他们两百万赌债！我没赌博！我没欠他们钱……”

“啪！啪！啪……”

连续响起的皮鞭声，打断了男孩带着哭腔的自辩。

“裴国方先生，您是一个聪明人，本来有些话我是无须多说的，但是为防万一，我还是要班门弄斧一下，还请您不要见笑。”

男人清了清嗓子，朗声道：“我建议你不要考虑去报警，肚大肠肥，保家无术，扰民有方，指的就是他们这群人。您难道还能指望那群从口袋里一摸，最起码就是芙蓉王，职业考核时只跑了五百米就能有人心梗而当场死亡的家伙们做出什么让您眼前一亮的的事情？”

萧云杰抿着嘴站起来，他的目光从在场每一个人的脸上掠过，不知道有多少人承受不住他目光中太过沉重的压力微微低下了头。

男人的声音在继续传出来：“好吧，我承认，我不应该抹黑人民警察的，人民警察，人民爱嘛。从公正、公平的角度来说，警察办案经费有限，从警力和管辖人数比例上来说，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也只能先管顾着大案要案，以维护住社会稳定为主要目的。只要我们不涉枪，不杀人，不去脑袋发热地反党反政府，只是在赌博合法的土地上，向欠了巨额赌债的人动用一点点暴力手段催要赌债，这也不算太过分吧？说不定你们报警后，警察叔叔还会在心里抱怨上一句，赢钱时干啥了，怎么输钱时才想起警察？”

萧云杰在鼓掌，他猛地一拍桌子放声狂喝：“好，说得漂亮，真他妈的

漂亮！”

所有刑警抿起了嘴唇，没有人说话，面对暴怒如狂的队长，他们也真的无话可说。

“还有最难的一点，刚才贵公子已经提醒过您了，这里是缅甸，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就算它再落后贫穷，再内战不断，它也是一个主权国家！就算市公安局真的接受了这个案件，他们也处理不了，因为这是跨国案件，别说是一个市的公安局，就算是省公安厅都无能为力。好吧，我退一万步讲，您有比中了彩票头奖更夸张的运气，让国家领导人都被惊动做了重要指示，和缅甸当局进行沟通，再安排警力处理，这也有个流程，需要时间对吧？”

男人的声音很温和，但是字里行间那丝丝杀气却已经扑面而来：“但是我认为，贵公子很难等到那一刻来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裴国方先生，您不会想去当这种舍己为人的圣人！”

男人的话说完了，他从头到尾，只做错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他高估了盗车村村长的家底，在几年前偷摩托车，的确可以短时间内暴富，但是现在偷电动车，收入就少了很多；第二件事，他没有想到，裴国方不但把他们的对话在第一时间录音，而且还把它交到了“卑鄙无耻太牛皮”萧大队长手中！

“我们天天打击黑社会，说他们危害社会治安，可就是在我们眼里下三滥的小混混，还知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收了保护费，该出手时就出手呢，我们这些人民警察，吃人民的，穿人民的，用人民的，到了人民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干什么了？他们为什么宁可私了也不报案？他们为什么在自身合法权益甚至是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向警察求助，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先跪下？！”

萧云杰放声狂吼，他的声音在会议室中反复回荡，震得每一个人的耳膜都嗡嗡直响：“这是失职，我们身为人民警察的失职！就像那个躲在缅甸绑架勒索的家伙说的那样，因为我们的失职，让人民已经对我们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所以犯罪分子才敢如此嚣张放肆，我告诉你们，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我们的挑衅，不，他那已经是宣战，是要把我们打倒在地上，再狠狠踩上一脚，让我们在人民心中，永世不得翻身的宣战！”

吼完这么多话，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每一个人都咬着嘴唇没有说话，就连他们